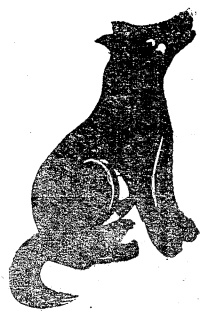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獸之間



程觀心

世間再沒有比「失蹤」，能引起人更多的懷念了。何況「失蹤」的又是我們忠忱溫順的伙伴，家庭一員的萊茜呢？



牠到底那裏去了呢？牠是不是流落街頭迷了路途找不到家？牠是不是遭了捕犬者的毒手，把牠的血肉已煮成了羹湯，飽了人家的口腹？迄今，音信杳然，使家中每個人的心上打了個解不開的死結。

萊茜和我們相處已二年多了，牠不知從那裏跑來的，因為根據「狗來富」的俗語，牠一跑到我們家來，都認為是好兆頭，馬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。那時，我們才搬來不久，房子四周的圍牆傾圮了好幾處，門窗也是壞的，幾乎是敞開着大門睡覺，完全依靠着勤勇的萊茜來守夜，壯了我們的膽。

萊茜氣派不凡，也許來自獵犬的血統，機警饒勇，健壯高大。一身棕黃發亮的毛，尾巴向上彎着，圍成一個圓環。兩眼凝視起人來，無比的溫柔忠厚，似乎有好多話要向你訴說。牠有捕獲獵物的愛好，因此嗅覺特別靈敏，牠常在垃圾中拖些牛骨，或是動物之類的皮毛，當着寶物似的攪着。四維看見了，牠兩爪間強奪着扔出去，一轉眼，牠又啣了回來。四維生氣，打牠的頭，教訓道：「你怎麼這樣不學好，專喜歡僻東西！」說着，就又

把嗅皮骨投到門外小河中去了。牠跟着走到水邊，悵悵望着，隨後沒精打彩，厭厭地走回來，百無聊賴的躺下。

一天晚上有客人來訪，臨去時，發現脫在玄關中的皮鞋，少了一隻，遍尋不得。四維說：「萊茜一定有嫌疑。因為牠最喜歡咬皮做的東西。」等幾個孩子執着電筒，在院子裏的草叢中把皮鞋找回了時，鞋面已咬得稀爛，不能穿了。客人低頭紅臉，很是着急，直埋怨：「這狗豈有此理！」昌過意不去，就把他的皮鞋拿給客人穿去，才算了事。

第二天，昌去上班，我皮鞋又少了一隻，原來那一隻鞋面已咬脫了一塊皮，躺在草叢中的萊茜正抱着一塊破鞋睡覺哩，這時恰巧下女又來告狀，說萊茜偷吃了雞的蛋。昌不禁大光其火，認為飼養牠，遭受的意外損失太大了，決定要把牠放逐。

萊茜自受了這次刺激，特然變得乖覺懂事了。牠的俱生以來的積習，都悔改得一乾二淨。牠的風度端莊而尊嚴，似乎再不屑做那些無聊的事。白天常躲在樹蔭下睡覺，來了陌生人，就豎起耳朵，站起身來，抖去身上的草葉，虛心的打量着來人，警覺的叫幾聲。如果，來人是個鬼鬼祟祟，畏畏縮縮的人，牠就特別顯出機警，不肯放鬆的監視着，發着威嚇性的吠叫。有一次，有信送信的，老遠的就叫：「喂！有信，你們有狗麼！」他在離門很遠的地方，把信扔進來，我們同不知怎的萊茜却非常氣憤，用嘴

蕨袋，就要把萊茜裝進去。到這時他好像才知道做錯了事，大難臨頭，不知人們將給她如何的處罰，渾身顫慄，一點也不抵抗，動人憐憫的眼光，只望着四維。袋口用繩子繫了，放牠自尋生路。大約一小時的工夫，老李回來了。幾個孩子心有不忍問長問短，一會想到，怕牠沒有人餵養會餓死；一會又想到，怕牠被衛生院捉了去殺掉。小楓還愁他沒有地方睡，被人家打，說着竟哭了起來。大家話還沒完，萊茜却搖頭擺尾的已跑進家門，逕在草叢上一躺，不勝疲累的樣子。大家對牠的愛心，忽然化着一團歡喜兒，大有劫後餘生，久別重逢的意味。

四維走近牠的身邊，撫摩着牠的背，梳理着牠的毛，喃喃向牠告誡：「萊茜！你真有本領，怎麼認得家的啊？以後不許咬皮鞋啦！最要緊的是爸爸的皮鞋。也不許偷吃雞生的蛋，你聽話，以後不送你走。」萊茜側着頭，閃動着溫順的眼睛，感受到無限的安慰，只差沒點頭領首。

到了週末，我們全家乘車出遊，她緊隨車後，奔馳不已。小楓看了就誇耀着說：「萊茜！你真是傻瓜！我們是去看電影的啊！爸爸沒有買你的票，不要跟了，快回去看門。」她頻頻向他揮動小手，命令牠轉去了。牠只有寂寞地垂頭喪氣的轉回去了。等到孩子們喧鬧着，哼唱，人未到家，牠老早就竄到門口來等待歡迎了；賣力地搖着牠的尾巴，嗅嗅這個褲腳，聞聞那個裙邊，那股熱情勁兒，真是「一時不見，如隔三秋」。假如誰丟給她一片餅乾，或是一粒糖，那牠簡直欣喜得要和「施予者」擁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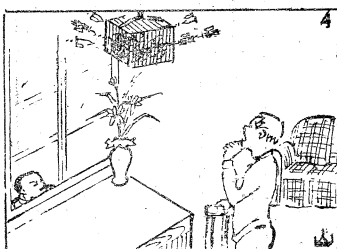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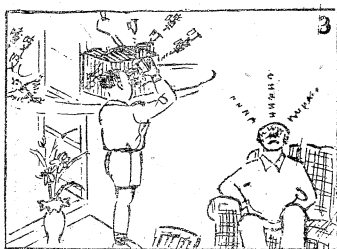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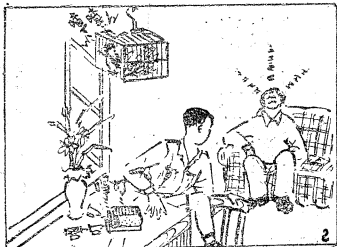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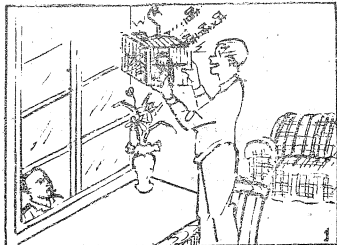
萊茜有個時候，日暮以後常要出去，也許我們太放任了牠，每到深夜才回家。我還得半夜起身給牠開門。有些天，外面下着大雨，我們很早就關門睡覺了，萊茜起初用爪子在門邊抓，沒有理牠，以後又用頭撞，把門撞得彭彭響，嘴裏

啣起了信，擲還了給他。牠似乎說：「誰希罕你的，拿回去！」我們看了都笑了。

最後牠高興的，是跟着我們散步，牠一會竄在我們前面領路，看看我們走得慢，又掉轉來尾隨在後面，一臉過份愉悅的表情，表示他多渴望着能講話啊！牠耐心的陪着我们，我們在田邊漫步，靜聽鳥語婉轉，呼吸着泥土新鮮氣息，眺望着遠山和田野，模仿着人們全心全意沉醉在大自然的欣賞中。牠的好習慣一天天多起來，牠從來不上場場米，肚皮餓了，只悄悄的站在廚房門外張望，提醒人，牠尚未吃飯。玄關中脫下的皮鞋，牠連看也不敢看了。老大每天騎車上學，牠要送得很遠才回來。

(二)記生放兒聰

繪 鳴 少 王



還低低哼着，顯然很着急。我推醒了昌說：「萊茜回來了，請你給她開門」。他翻了個身不響的肥了起來，無奈何的嘆着氣，嘴裏咕噥着：「真沒見過，半夜三更為狗服務」。牠似乎很抱歉牠的遲歸，先是在門外殷勤的搖尾，以示感激。等到門開了，牠謹慎的提防着受罰，一溜烟的逃進牠的窩中去了。由於牠的遲歸，漸引起了我們的注意，原來牠有女朋友了。牠和對門吳家的「道麗」打得火熱。有天早晨，忽然聽見堆雜物的小木屋下，發出小道的叫聲，孩子們跑去一看，竟是一窩八隻絨球似的小東西。道麗很知道自愛，三餐都跑回去自理，滴水也不沾擾我們的。她不過是要和萊茜厮守在一起，要丈夫多負些責任，撫養子女吧了。斷奶以後，她卻把牠們遺棄不顧了。滿院子是蹣跚的小狗，終日嬉鬧着喧吵着，追逐奔跑，打跌成一團，隨地大小便，懶得什麼似的。真無法安排牠們這一群無知孤兒。四維想了個法子，到學校中出了個小佈告：「我家有小狗八隻，無條件贈送，如有同學

要領養，請到我家去捉」。之後，接連幾天，四維同學就來捉小狗，有用籃子盛的，有用布袋裝的。有用繩子拴的，倒被小狗咬了一口，逃跑了兩隻，再捉不到了。這兩個淘氣的壞孩子，以後天天在我們家食宿，却從不受管束，見了人就汪汪亂叫。牠們漸漸大了，進出全是越牆而過，四週人家的雞鴨，牠們常常捕捉了來吃，常常被我看見，打下被咬得奄奄一息的雞雛，簡直無奈何牠們的惡性。萊茜既不能盡父親教養的責任，又看不慣牠們輕狂的舉動，就索性傲然的躲着牠們。萊茜白天睡覺的時間多，夜裡更盡忠於職守，機警的前後巡邏着，牠注意着靜夜中每一個細微的聲響。那天，隔鄰美國人家，到了小偷，門已被撬開了，萊茜得到了消息，繞着圍牆，狂吠不已。叫得牠們睡不穩，爬下床來察看，於是小偷逃走了。第二天，牠們特地來道謝：「謝謝你們的狗，牠們好！還帶來一小塊牛肉犒賞牠。隔了一天，門口來了兩個穿黑衣的大漢，遇着了萊茜，不問皂白，伸出了大鐵夾，猛不防的將茜又住。我們

聽到了萊茜悽厲的叫聲，趕忙奔出去，啊！好慘！那不是人，滿臉猙獰恐怖，該是地獄中的夜叉惡魔，手執鋼剪，鉗住了萊茜健壯的腰身，鮮血汨汨直流，地上流成一片紅色的鮮苔。牠儘管跳躍掙扎，仍是隨着那兩個傢伙半拉半拖向前移動，一聲聲扣人心弦的慘號，使這幕景象，傷心憤激到極頂，我制不住大聲怒喝：「放下！這是幹什麼？這是我們餵養的狗呀！」他倆看到我們一家七八人，衆怒難犯，馬上鬆了鉗，還打着官腔：「哼！你們的狗？為什麼不掛家狗牌？我們是奉命捉野狗的。」我氣不過說：「好的，好的，你們沒錯，我們這就去替牠掛牌子。」萊茜負着劇痛顛蹶地走回家來，仆倒在花蔭下，茫然迷惘的目光呆望着前方。牠大約是想不到，人類為什麼平白地給牠這殘忍的傷害？孩子們拍着牠的頭，撫慰牠，勸牠無事不必出門亂走了，又用紅藥水天天替牠洗着傷口。傷好了不久，萊茜又出門散步了，竟一夜沒有回來，牠的一碗飯，擺在那裡還是好好的。我們到四

鄰去找尋，走遍附近的田野街巷，終不見牠的蹤影。兩天三天：：我夜夜留意，是不是牠歸來了，用頭在撞着門，發着：唔：：唔！熟悉的低哼！？夜深人靜，深巷中的狗吠，更引起我凝神傾聽，辨識着是不是夾着牠的叫喊？像幾次，深聽聲音似乎滿有把握，像萊茜，深夜我竟起身開門，走出巷中探望，路上只要碰着一隻棕黃色的狗，立即引起我驚喜的注目，巴不得那是失蹤的萊茜，結果皆是失望。一天小楓放學回家，突然歡喜的喊着：「媽！我看見萊茜回來了！」大家頓時都激動起來，忙問：「在那裡？快去看看！」小楓說：「我看見一隻黃色的狗，走到小木屋下面去了。」「真的，我家狗回來了！我說：「快拌點飯給他吃吧！這些時萊茜流落在外，一定餓壞了。」欣喜之餘，更對他深深歎疚，心想：「明天就把牠送去衛生院打針，領個家犬牌子，替牠掛上賴子愛，再不要疏懶大意，替這忠誠可愛的畜生，遭受意外的傷害。」

下水，湊湊用筷子敲着碗邊，熱烈的喊着：「萊茜，萊茜！來吃飯啊！只見木屋下，破罐頭爛木頭旁邊，躲了一隻黃狗，又瘦又小，尖尖的臉，賊頭賊腦的。理也不理人。這那裏是萊茜呢？這原是串門子的野東西——萊茜的敗子啊！一陣懊喪伴着失望，大家默默無語。老太太嘆口氣說：「你們不要指望牠回來了，我看準，被屠狗宰了，人心多壞，作孽啊！阿彌陀佛！」

我不忍往壞處想，幾乎是固執的願望着；牠仍健在無恙。天天，心中一直叨念着：回來吧！萊茜！回來吧！萊茜！